

祝味菊重阳学术思想探源

★ 关新军 王娅玲 (浙江省湖州市中医院 湖州 313000)

摘要:祝味菊是民国时期沪上颇具影响的中医学家,因善用大剂附子挽救重危病人而享誉医林,被称为“祝附子”。其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代表作《伤寒质难》中:以治人为本,倡导本体疗法;突破六经藩篱,创五段八纲;论病首重阳气,善用附子;治病倚重附子,擅长配伍。细绎祝氏行医的一生,其旗帜鲜明的学术思想是渊源有自。

关键词:祝味菊;《伤寒质难》;学术渊源;重阳气;附子

中图分类号:R 249.7 **文献标识码:**A

祝味菊(1884~1951),浙江山阴(今绍兴)祝家桥人,晚年自号“傲霜轩主”。祝氏早年入蜀,寄养于姑丈严雁峰家,遍览其所藏古医籍。后考入四川军医学校学习西医两年。1927年(民国十六年)祝氏为避战乱来到上海,翌年始悬壶应世,因屡用温热大剂救起重危病人而名噪沪上。因其善用温热、刚健稳重、大刀阔斧的用药风格迥异于以寒凉为主的温病学派,故被称为“祝氏学派”。其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代表作《伤寒质难》中。本文拟对其学术思想渊源做一些初步的探讨,请高明指正。

1 远承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重阳思想

《黄帝内经》是为中医经典之一,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。《内经》中重视阳气的观点是很突出的,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指出,摄生的目的即是为了保全真阳之气,从而达到“恬淡虚无,真气从之”,以致长生久视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曰:“阳气者,若天与日,失其所,则折寿而不彰,故天运当以日光明。是故阳因而上,卫外者也”。阳气对于人体而言,是维系生命的根本,其重要性有如自然界的天与太阳一样。祝氏十分推崇《内经》重阳之论,在《伤寒质难》中说:“夫人之有生,贵有阳也”、“人以阳气为生,天以日光为明,宇宙万物,同兹日光;贤愚强弱,同兹气阳”、“故善养阳者多寿,好戕阳者多夭”^[1]。主张“阴常有余,阳常不足”^[1]。故医家当以保存阳气为本。祝氏远承《内经》学术思想,领会到《内经》中重阳、护阳的真义,可以看作是他重阳思想的理论源头。

祝氏极其推崇仲景《伤寒论》,认为仲景之学正

是以“正气为本”的学术中坚。祝氏曾自言,其善用附子的思想渊源正是来自《伤寒论》太阳、少阴诸篇的救逆法^[2]。何时希评价曰:在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中,仲景所用附子者18方,与附子相配之药有45种,“八阵”、“八法”、“八方”之类均有。在此基础上祝氏又创立了许多附子的配伍方法,并将其总结归纳为“相佐、相制、相用、相得”,如此配伍则“上热下寒、外热内寒、标热本寒、阴阳俱虚,皆无往而非附子之对症。祝氏如此善用附子,可知是得仲景真髓而又自多启悟,自成一家者^[2]。可见,仲景《伤寒论》是祝氏重阳思想的实践基础。

2 近宗蜀中名医郑、卢重阳观点

清代伤寒名家郑钦安因善用姜附而被尊称为“姜附先生”,他崇尚仲景之学,著有《伤寒恒论》、《医法圆通》、《医理真传》三书,对于《伤寒论》三阴病篇多有发挥。郑氏在学术上崇尚温热,临证施治善用桂附,被公认为是中医界伤寒学派的南派代表人物,“扶阳学派”的鼻祖。其学术思想的核心是“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”、“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,治病重在扶阳”^[4]。其嫡传弟子近代名医卢铸之全面继承了郑氏重阳的学术思想,提出“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,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”^[3]的学术见解,强调治病立法,以扶阳为要诀。在临床中大量地、广泛地运用附子,收到奇特的疗效,被世人尊称为“卢火神”。卢氏运用附子的指导思想就是“阳主阴从,阳气是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”^[3]。卢氏在上世纪20年代在成都开设“扶阳医坛”讲授其重阳、温阳的学术思想,当时祝味菊及吴佩衡辈都曾亲聆其学说,

这对于他们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后来云南吴佩衡、上海祝味菊都以善用大剂附子而名世。在四川的学医经历,受到川蜀名医重阳、温阳和善用大剂姜附的熏陶,应该是祝氏重阳、温阳思想的一个近因了。

3 力矫寒凉之弊,批判叶吴温病学说

明清时期,温病学说逐渐成熟,理论体系不断完善,逐渐形成了一个善用寒凉的新的学术流派——温病学派。温病学说的发源地和盛行地就是东南沿海的江浙沪地区。时至近代,江浙沪一带医家更是奉叶天士为宗师,以叶、薛、吴、王之著作作为准绳,多谓“南方无真伤寒,有之,皆温病也”。

叶氏主张“在表初用辛凉,到气才可清气,入营犹可透热转气,入血就恐耗血动血,直需凉血散血。”^[4]其处方虽有前后缓急之法,而赏用清凉为其一贯的主张。所以叶氏有“虽在吴人阳微之体,亦当应用清凉”之说^[4]。明知阳微过清必死,又曰“法应清凉,到十分之六七,即不可过于寒凉,恐成功反弃”^[4]。叶氏学说一出,风靡大江南北,一时间医者案头皆备一册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以为圭臬。时医以温为阳邪,宜寒宜凉,于是清法大行于时,医有终其身不用仲景法者。但用过清凉,流弊不少。祝氏 1927 年来到沪上,先是息影沪上一年,考察沪医处方用药之习惯。看到沪医之用药崇尚温热学说,善用寒凉,以致不仅温热时病,内科诸病也多用寒凉之法为主。初起辛凉,继则辛寒,至于苦寒、甘寒、咸寒滋腻,但寒凉过剂,机体阳气受戕,病势渐深,多至重危虚脱。何时希曾说:当时沪上时医治疗儿科病,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而崇用寒凉。并且形成一不成文的规律:投凉见害迟,投温见害速;投凉之灾在日后,投温之灾在日前^[4]。祝氏目睹其流弊,遂另辟蹊径,以大剂姜附温热之剂挽救了很多因投凉太过而气阳衰微的小儿。给沪上医界注入一剂强心针,带来了一股新鲜的学术空气。这是祝氏对沪上医家用过寒凉教条主义的反动,对他重阳、温阳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。虽然当时“祝附子”在上海医界的处

境是很艰难的,但事实胜于雄辩,卓越的临床疗效让一部分沪上医家翕然而从,由善用寒凉之药转变成善用麻、附等温热剂,形成了一个重视阳气、善用温热的“祝氏学派”。

4 因地、因人制宜,主张温热疗疾

温病学派认为,江南地区地卑湿重,而多湿热。为病也自然是温热、湿热者众,故而崇用清凉。叶氏虽然承认“吴人阳微之体”,而有“清凉到六七分,即不可过于寒凉,恐成功反弃也”之训,但仍主张用寒用凉。祝氏则认为,江南地卑湿重,气升阳浮,江南之人滨海而处,发育早熟,智识早开^[1]。故用脑多者,脑神经先衰;劳肾多者,内分泌先竭。神经衰弱者,不耐高热,易罹谵妄;真精亏者,虚阳不潜,易于上逆^[1]。所以不管是对稚阳之体的小儿还是成人,体质如此,为病无论寒热,治病时都应当注意固护阳气。他说:“吾非嫉凉,亦非崇温,求真而已。”^[1]可知祝氏之用温热,确有依据,并非先有成见在胸,每剂必用附子。而是因病证而施,因人因地制宜。这才是祝氏重阳、温阳思想的形成关键因素了。

祝氏重阳、温阳思想在上海真是独树一帜,名闻遐迩。其始出也,曾遭到众多医家的攻讦,大有一傅众咻之势。但卓越的临床疗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最终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祝氏学派。祝氏的成功不是偶然的,其重阳、温阳思想的形成是沪上医界学术争鸣的产物,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必然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祝味菊,陈苏生. 伤寒质难[M]. 福州: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5. 64, 79 ~ 84
- [2] 何时希. 近代医林轶事[M]. 上海: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, 1997. 221 ~ 222
- [3] 卢崇汉. 扶阳讲记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6. 28, 179, 180
- [4] 清·王孟英. 温热经纬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6. 78 ~ 79

(收稿日期:2007-03-05)

专题征稿

《江西中医药》为中医药核心期刊,新设重点栏目《专题谈荟》,以专病列专题,论述该病的病因病机、诊疗方案及临床经验,要求观点、方法新,经验独到。专题有:小儿麻痹后遗症、红斑狼疮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慢性肾炎、哮喘、糖尿病、老年痴呆、高血压、中风、盆腔炎、萎缩性胃炎、癌症疼痛。欢迎广大中西医临床工作者不吝赐稿。